

丐帮血泪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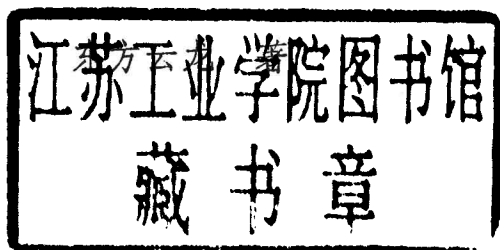
东方云龙 著

下



中原农民出版社

情泪血帮丐



中原农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07号

丐帮血泪情

著 者 东方云龙

责任编辑 玉 石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封县印刷厂印装

787×1092毫米32开本17.5印张430千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220册 定价8.85元

ISBN7-80538-299-9/I·126

目 录

(下册)

十九	力战雪山葵	(1)
二十	未雨先绸缪	(15)
二十一	荆州失谁手	(29)
二十二	俊杰何处觅	(43)
二十三	迷困相与析	(60)
二十四	魔障喜联姻	(79)
二十五	狭路伏五鬼	(106)
二十六	京师除叛逆	(118)
二十七	斗鲨登仙岛	(131)
二十八	苦练出真功	(145)
二十九	英豪再出山	(175)
三十	君山化子会	(183)
三十一	怪侠飘然去	(200)
三十二	慎藏秘宝图	(214)
三十三	台重较量	(223)
三十四	神功慑敌胆	(238)
三十五	何时再相会	(253)

十九 力战雪山葵

皇宫之中豢养太监，本来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大弊端。而明王朝时代，太监为害之烈，更不同一般。厂、卫横行，把持朝政，残害忠良大臣，荼毒黎民百姓，窥隐私，兴诏狱，手段之卑劣，心肠之狠毒，简直是罄竹难书。有明以来，前有王振，刘瑾，张永，后有九千岁魏忠贤，真个是罪行昭著，万民衔恨。到了崇祯一代，虽将魏阉明正典刑，清算了阉党罪恶，但复又启用了曹化淳等人，执掌东厂、西厂和锦衣卫，依然是阉宦肆虐。与本书无关之事，咱们暂不说它。只说那天竺僧人迦迪来到中土之后，深知这中华古国之中太监的厉害，便以重金珍宝买通了当朝显赫一时的东厂头目曹化淳，从他手里弄到了那张邱处机真人的藏宝图。所以，番僧迦迪、显通寺住持智通长老和曹化淳等早已是一条贼船上的人了。

这天，曹化淳突然接到惟真和尚送来的密报，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京城之内，哪有什么“七王爷”和“三郡主”？分明是一帮歹徒，假冒皇亲名义，混入五台，或妄图救人盗宝，或阴谋杀害西僧。出了这等怪事，这智通竟然不能及时发现，也真是无用之极！但此事他又不肯奏明崇祯皇上。因为曹化淳与五台山和尚和番僧的勾结，一直是瞒着皇上的，而且因此事，他接受了重金贿赂。事情如果闹大了，张扬出

去，依崇祯那刚愎、暴戾的脾气，必然会大动干戈，曹化淳岂不要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他思来想去，还是私了为好。那年月，东厂势力炙手可热。缇骑出京，到处逮人，也早已司空见惯。于是曹化淳果断下令，调集锦衣卫和大内高手八人，率领二十名锦衣卫使，连夜动身，杀奔五台山而来。

可是，他们的这一招，却没能瞒过神通广大的丐帮弟兄。早在如玉她们途经太原时，细心的如玉姑娘已将他们的意图通知了丐帮太原分舵的舵主，命他组织丐帮徒众，到五台山相机辅佐，打探消息。小臭子惟真和尚本是丐帮中人，太原丐帮子弟认得他的人很多。如玉等一到五台，小臭子的一言一行便处在监视之中了。马兴、惟真和智通自以为行动诡密，万无一失，其实，早被丐帮弟兄们探得一清二楚，并且报告了如玉姑娘。待小臭子化装骑马奔往京城，这里，“郡主”也“玩腻”了，要“回京”了。

五台山的骡马大会，还有两天就要散了。显通寺里在最后一天，也就是七月初一那天，要请西天活佛迦迪再次登坛说法，以使这逢一的说讲佛法大会功德圆满。智通方丈以此为由，挽留“郡主”再玩两天。可是“郡主”玉旨传下，说活佛讲法已然听过，五台盛景亦已看够。如今“归心似箭”，说声去，车驾备好，扈从齐集，谁又能拦得住呢？

却说“郡主”车驾离开五台，朝着通往京师的方向疾驰而去。来到三十里开外的一个小山坳里，关世杰站在车前四下察看，见没有任何行人，更无形迹可疑的人盯梢，便突然调转车头，离开大道，驶向了深山之中。

他们刚刚转过一座山头，消失在一片密林之中，由京师

来的二十八骑锦衣校尉，鞭策怒马，荡起阵阵烟尘，冲过那条弯道，不一刻，便进入了五台繁华的集市之中。可是，他们毕竟是晚了一步，不仅五台已没有“郡主”的踪影，沿途也没碰上“郡主”的车驾。她们到哪里去了呢？这些狐假虎威的锦衣卫老爷们怎么知道，当他们冲着智通长老大发怒火之时，关世杰，孔庆增，龙得海、尤如玉一行结义兄弟姐妹，却仍在五台山的菩萨顶下。不过，他们已经不再是“郡主”、“侍卫”了。有的是香客，有的做小贩，有的是马贩子，有的索性结成了赶庙会的杂耍班子了。

一连三天，锦衣卫使在镇子中大肆搜捕，虽然抓了一些形迹可疑之人，可是，却没有一个是真犯正凶。骡马大会一散，镇上闲人全都走空了，只有少数远道进香的信徒，还滞留在台怀镇上。这天下午，黛螺顶山下，突然聚集了百十名叫化子。他们个个蓬头垢面，衣衫破烂，手执一条打狗竹杖，呐喊着，嚎叫着，冲向了山顶。骡马大会昨天刚散，各寺院僧人忙活了一个多月，都已十分疲劳。他们好容易松了口气，除了个别派做清扫的小和尚外，其余的全在僧房内休息。骤然闻变，赶到外面瞧时，已有许多乞丐冲进了山门，占据了有利地势。黛螺顶住持圆悟急忙出来拦阻：

“阿弥陀佛！佛门净地，岂容闲杂人等在此骚乱。尔等何事，冲我山门，闹我佛地？还不快快退出！”

乞丐中有一人出班回答：“贼秃听了，我们乃丐帮子弟。因帮主夫人被五台山贼秃骗来，又被西土来的番僧囚禁于此，故尔帮众震怒，今日特来要人。尔等速将帮主夫人以礼放还。不然，惹恼了丐帮大爷，一把火烧了你这座贼庙！”

圆悟双手合十，大声说道：“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敝寺乃文殊菩萨道场，几百年香火鼎盛之地，岂有此理。尔等信口雌黄，玷污本寺声名，难逃佛祖降罪责罚，还不快快退去，难道真要惹事生非吗？”

那化子头又是一声断喝：“少说废话。这好好的一座菩萨道场，宏伟锦绣的佛院，被你们用做拘押人质，残害忠良之所，你这贼秃还敢大言不惭地说什么文殊道场，佛门净地，真是不知羞耻。弟兄们，咱们没功夫与这贼秃斗嘴磨牙。走，进去，搜！”

一声令下，群情激昂。化子们呐喊一声，就要冲向大殿。就在这时，突然前边一声大喝，如同晴天霹雳。“站住！”

众叫化抬头看时，只见庙台之上，站着一个干巴精瘦的喇嘛。他身披紫红袈裟，内穿黄色僧衣，扎着一条细细的布带，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此人正是迦迪的二弟子，藏僧洛桑。他向下一指说道：

“我乃西天活佛麾下圣僧洛桑，护法有责。哪个胆敢上前一步，叫他尸横殿前，命归地府！”

叫化子群中刚才领头答话的，乃丐帮太原分舵舵主，姓劳名辛。此人四十六岁，乃丐帮老帮主葛洪的亲授徒弟。他性情刚烈，嫉恶如仇，又机敏善辩，在丐帮中威望素著。因他武功根基好，为人十分正派，被葛老爷子委任为七袋长老，太原分舵舵主，原有依靠他坐镇太原维护家乡之意。想不到小臭子真变节，以致师母罹难。他虽然又急、又气、又惭愧，但自忖武功不如番僧，不敢贸然动手救人，一直憋到今日，才获准率众强攻黛螺顶，他怎能不身先士卒，以做

先锋呢！眼下，听那藏僧口出狂言，劳辛哪还按捺得住，他上前一步，抗声说道：

“哪里来的野秃驴，敢管爷们的闲事？”一边说着，伸手向前，就是一记降龙十八掌中的“见龙在田”。藏僧洛桑仗着自己内功修为有些根基，一招“大手印”反击过来。双掌相交，嘭嘭作响，两人均被震得向后倒退三步。双方各自心照不宣，知道对手不是一般人物，暗自用心，一拳一掌地交起手来。转眼之间，二十来招过去。劳辛虽然掌风凌厉，但比起洛桑来毕竟大了二十多岁，体力稍差。头上，身上已微见汗珠。若不是“降龙十八掌”威力无穷，变化多端，他就要吃大亏了。化装成乞丐，站在叫化子群中的孔庆增见此情景，急步上前，说了声：“劳兄暂且退下，我来会这秃驴。”

今日丐帮突袭黛螺顶之战，是关世杰、龙得海等在五台外边丛林之中周密计划好的。他们算准了日子在骡马大会散场的当天下午，集合丐帮弟兄来大闹黛螺顶。先打下洛桑的威风，去掉迦迪的一条臂膀，再除去“雪山白獒”，扫清救人的道路。所有山寨结义弟兄，全都化装成乞丐，混在丐帮之中，以便观察虚实，暗做内应。但不到万分必要之时，不许龙得海露相，而由太原丐帮舵主领头，孔庆增和“洛阳五虎”作后盾。所以此刻劳辛稍露败相，孔庆增便走马出场了。

孔庆增乃“蓬莱蜃怪”的得意高足，内外兼修，武功精湛。一条降魔杵打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享有“赛韦驮”的美号。拳掌上的功夫，也十分了得。他的师父公孙竣岩，能成为武林“四大怪杰”之一，不仅是性情怪异，武功招

数也十分刁钻古怪。那洛桑生长西藏，学艺天竺，来到中土之后，听到的全是阿谀奉承之词，见到的俱为庸碌平凡之辈，养成了他目空一切的毛病。刚才与劳辛交手虽略占上风，但已感吃力。他心中暗想，这貌不惊人的叫化子怎么会有如此深湛的内功。眼下，劳辛退去，孔庆增登场，他更加震惊了。此人看年纪与我相仿，怎么他的拳路又如此怪诞？虚虚实实，忽左忽右。时而掌风强劲，如同狂飙，但待你去接时，又突然化作清风，柔若无物。倏忽变化之间，那看似无力的虚掌，却猛地化做实招，雷霆万钧般地当胸袭来。洛桑被这突如其来的掌力击中，顿感胸闷、心慌，险些栽倒在地。他不由得提起全部心力，谨慎小心地接战。依仗着内功心法，看准了，拿稳了，才猛出一掌击向孔庆增。可是，他又发现，面前这个眉清目秀的叫化子，身形变化太快了。他的脚下，不知是踏着什么怪异的步法。忽前、忽后、忽左、忽右，身随形动，变幻莫测。“大手印”讲究的是内力充沛，一掌下去，打准了，能令对方气断身亡，而且在伤处留下一张大手印。可是如果认穴不准，或者打空了方向，那就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了。现在洛桑碰到的恰是这种局面。孔庆增身法灵活多变，而且这变化还常出于人们意料之外。洛桑定睛注目，以为看准了方向，暗运内力，一掌挥去，却往往打在了空当上，白费了力气不说，又因内力空发而使自己站立不稳。孔庆增却恰在他脚步散乱之际袭来一掌。几十招下来，洛桑气息越喘越粗，汗珠滚滚落下，脚下愈来愈乱，眼神也更加不济了。急得他大吼一声，猛扑过来，不顾一切地要和孔庆增拼命。高手相较，最忌讳的就是乱了方寸。你越急、越气，越不冷静，破绽就会

越多。此刻，孔庆增倒是越打越沉稳，越斗越消闲。说得夸张些，他简直不是在恶斗，而是在和洛桑逗着玩儿。这孔庆增在师父老怪面前，一向是以武功好，心思活而倍受喜爱的。今天，碰到洛桑这个鲁莽粗汉，他能不游刃有余吗？

打斗双方的心境也不相同。洛桑是力求速战速决。这黛螺顶上，关押着一代江湖女侠雷琼，她是丐帮葛老帮主的夫人。番僧迦迪想在她的身上追出丐帮的武功秘籍，故此，他再三嘱咐洛桑要严加看管，不得有任何闪失。黛螺顶上，还秘密豢养着一群“雪山白獒”，那是他们对付中华武林的一条“杀手锏”。这群“雪獒”，凶猛异常，食肉成性，不论是狼、是狐还是人，它都绝不饶过。任你有绝顶的内功、轻功，也难以与它为敌。洛桑深知自己肩头责任的重大。今天，突然拥进来这么多的叫化子，而黛螺顶的和尚又没有几个能用的。他能不担心，不着急吗？时间对他来说，分秒千金啊！假如一旦打斗拖延下去，叫化子群起而攻，冲到后院，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孔庆增的想法却恰与洛桑相反。围攻黛螺顶之前，他们几个已经摸清了山头的情景，拟订了周密的计划。先“轰”上山来，打他们个措手不及。然后，拖住洛桑这个黛螺顶上唯一的武功高手，把他拖疲、拖垮。待到日落之后，突然发起进攻，救出葛老夫人。眼下，红日西沉，暮蔼笼罩，最佳的进攻时机即将到来。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他急什么呢？

这交手的二人，武功不同，打法不同，心境也不同。洛桑是越打越沉不住气，越打越急于求成，因而也越打越慌

乱；孔庆增却是越打越顺心，越打越沉稳，越打越得心应手。他看天色将晚，到了预定的时刻，抽空子向身后的丐帮兄弟们打了个招呼。劳辛一声令下，百十名丐帮弟子发声喊向后院冲去。与此同时，“洛阳五虎”兄弟五人，“呛啷啷”拔出腰间兵器，长棍短刀齐上，把洛桑困在中心。这五兄弟内功修为虽然比不上洛桑，但他们既然号称“五虎”，杀将起来确实是如同猛虎下山一般。一个孔庆增就够洛桑招架的了，哪堪再加上这“五虎”。不过，他们几个事先早已商定，只是死死地困住洛桑，而不想伤他性命，以免事态扩大，不好收场。所以这六个人，刀剑棍掌攻势十分凌厉，但却打得很有分寸。

那百十名丐帮弟兄们，在向祯和武拔群指引下，冲破黛螺顶僧众的阻拦，迅即来到洛桑居住的僧房。掀起洛桑打坐的蒲团，一个洞口赫然出现在眼前。龙得海和尤如玉一见此景，哪还顾得上什么凶险，便打开火折，率先跳了下去。走过一段长长的甬道，群犬狂吠之声早已清晰可闻。他们在犬群聚结的铁栅外，发现了另一洞室。室内桌椅凳床俱全，显然是座拘押人质的牢房。但此刻，铁索低垂，牢门大开，房内的“人犯”却已不知去向。

得海、如玉、劳辛和冲进来的丐帮弟兄们见此情景，惊得面面相觑，冷汗遍体。他们几经周折，多次探查，一切迹象全都表明，葛老夫人确实被关押在这里。“牢房”设置的地点，房内物品，也足以证明这里关押过人。房间内、甬道上，没有打斗的迹象。为什么葛老夫人却突然不见了昵，是被转移了，被救走了，还是发生了意外呢？

众人疑虑、愤怒之下，出得洞来，在庙里、庙外、佛堂、

僧舍到处搜寻，仍是毫无结果。只好仍旧回到前院，向孔庆增和“洛阳五虎”尉迟兄弟招呼一声，呼啸着奔下山去。

哪知，他们刚刚离开山门不远，背后一阵群犬狂吠，洛桑指挥着三十余条“雪獒”追了下来。犬吠声中，还夹杂着人声：

“化子们休走，留下葛老婆子！”

龙得海等闻听此言，也是一惊：怎么，他们竟以为我们把人救走了吗？果然如此，救人者又是谁呢？

霎时间，那群“雪獒”已经扑到面前，情势紧迫，容不得他们多想。龙得海大喊一声：

“弟兄们，亮出咱丐帮打狗棒法的威风来，除掉这些孽障。”

一边说，一边甩开紫竹棒，迎着雪獒冲了过去。

丐帮的“打狗棒法”代代相传，共有三十六路棒法，每路又有六般变化。凡是加入丐帮的子弟，人人都会几招，但人人又都难学全。只有身膺帮主之位的人，才能掌握全套棒法。今天在场的丐帮子弟中，劳辛是七代长老，又是葛洪亲授弟子，也才学了二十八套。龙得海是葛洪选中内定的帮主接班人，学会了三十二套棒法及其变化，如玉学得十八套。不过，这打狗棒法虽然常用来对付恶狗，但主要是与武林人物交手用的。今日用来打真狗，还是第一次。百十名丐帮弟子都做了准备，带着打狗棒来，但他们有的会十招八招，有的末进弟子只知道一招两式。真打起来，能单独应敌的，只是少数几人。

獒为犬中之王，是狼的天然克星。斗狼，它有一套生就的绝技。雪獒是西藏、尼泊尔一带的特产犬类，专在冰雪奇寒

的地方帮助猎手追逐猎物，十分剽悍凶狠。洛桑驯出的这群雪獒，极有灵性。它不象一般的豺狗、狼犬和猎狗，只知扑人、咬人，而是在主人的指挥下，排成方阵，步步进逼。一近身就猛地窜起，专咬人的脖颈，一下子就置敌手于死地。在这群凶恶的猛兽面前，你什么绵掌、铁掌、八卦掌，什么长拳、醉拳、螳螂拳，什么金钟罩、铁布衫，一句话，所有的武功招数全然无用。所以，迦迪和洛桑把这犬阵看做秘宝，在深邃的山洞中调驯，从不让外人发现。这也是一个窍门，越憋它、越不让它轻易见人，它的火性就越大。今天，若不是洛桑吃了败仗，又丢了人质，他是万万不会动用犬阵的。

龙得海见犬阵步步进逼，知道厉害，回头对如玉说：“玉妹，你和众家兄弟不可莽撞，待我先上去试它一试。”

说着，窜前一步，抡开打狗棒，用一招“打碎狗头”照着那条领头獒犬就砸了下去，那獒却也灵性，偏头躲过棒击，纵身扑了上来。它哪知道，这“打狗棒法”是丐帮专门应付恶狗的。得海一招未逞，见獒犬扑了上来，便顺势将杖头猛向前指，又是一招“戳穿狗腹”刺向獒犬的胸膛。这雪獒也确实了得，竟在纵越之中，突然翻身，在地上打了个滚，躲过了得海这一招。可是，龙得海的打狗棒法得自师父真传，又得自祖师秘籍的心法。一招既出，变招也随之而来。就在那雪獒俯地滚身的当儿，得海的棒尖突然调头，由上戳变为下刺。这一刺，得海运足了内力，正刺到獒犬腹部，插进犬腹之后，得海又趁势向上一挑。这只有六七十斤重的肥大雪獒，便被甩上半空，犬腹也全被豁开。它重重地摔了下来，叫了一声，便躺下不动了。

正当这条雪獒被抛上空中之际，洛桑咕哝了一句什么，另一条同样肥壮的獒犬，一声不响，倏地扑了过来。得海回身抽棒已经来不及了。如玉眼尖，一个箭步纵上前去，抡开打狗棒，一记“打折狗腿”，横扫那獒犬的四肢。那獒急忙跳起，却不防得海拧身一转“刷”地一招“打断狗脊”劈头盖脑砸了下来。这两招出手迅捷。慢说是一条畜牲，就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也难以逃脱。只听那狗发出一声惨厉的嗥叫，脊骨被打断，再也爬不起来了。

这一下，洛桑可真是急了。他自驯獒以来，只见过被獒咬得血肉模糊的狼、狐和人的尸体，还从来没见过被打死的獒犬，如今，他们却在瞬息之间连毙两獒。要知这獒繁殖极其困难，驯它更是不易。要不，他这群獒犬有三十多条，为什么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是纯种呢？如今，得海、如玉两人在几招之内连伤他两条纯种的领头獒犬，他能不动真气吗？只听他猛地大喊一句，显然是向獒群下了冲击令。那群獒听到号令，突然象发了疯似地，发起了“集团冲锋”。十来只纯种獒，分别扑向站在丐帮队前的龙得海等人。其余的四散跑开，冲入丐帮群中，见人就咬。转眼间，有几个武艺平平的化子已被咬伤。从红云寨上下来的众家结义兄弟，只好分散开来，救护丐帮弟兄。獒犬在这里逞凶，洛桑也在上边呐喊助威。众人都不懂他喊的什么，但分明知道他是在指挥獒犬作战。龙得海他们周围，全是高大、肥壮，斗志最凶的纯种獒。他们虽然棒法精熟，内力深湛，但怎奈这些雪獒纵跳灵活，下口又狠，还是被它们闹得手忙脚乱。这真是一场古今罕见的“人犬大战”。混乱之中，一条雪獒纵身而起，扑向龙得海，眼看就要把前肢搭上他的肩头。如玉见状大惊，斜身纵

起，“忽”地一棒打去，阻住了恶犬对龙得海的“暗算”，但是她自己却被另一条雪獒叼住了小腿，撕下了一大块血淋淋的肉来。痛得如玉惨叫一声，翻身跌倒。多亏亚男姑娘及时赶到，长剑一捅，刺进了那獒的胸膛。而与此同时，孔庆增的降魔杵，又在亚男的身后结果了另一条獒犬。得海转身一看，见如玉受伤倒地，已是心惊。而她手中那支打狗棒也被一条獒犬叼走。本来，区区一条竹棒，算不得什么珍贵兵器。可是，一个武士在格斗中被敌人夺走了武器，已是奇耻大辱，更何况对方还是一条狗！得海想，玉妹是为了救我而负伤丢棒的，我岂能让她为此而蒙羞？便把手中的紫竹杖扔给亚男，说了声：“亚妹，拿好了！”然后，一个箭步冲向前去，拦住了那携棍而退的雪獒。伸左手抓住棒尾，右手掀起二指，直取那獒犬的双睛。这一招是“打狗棒法”中的一个奇招，名叫“獒口夺棒”。使这一招，既要有超凡的胆识、灵活的步法，火候又要拿捏得准。试想那獒犬虽然凶猛异常，仗恃的无非是一张利口，如今叼住了棍棒，光靠蹄爪能有多大的反抗力量。得海伸二指去挖它的眼睛，它只好偏过脑袋躲避。而得海就在此时，左手反向一拧，已把打狗棒重新夺了回来，顺势向那雪獒的屁股上一戳，竟从它肛门中戳了进去。这招“戳穿狗臀”使得更是奇绝精妙！那獒犬狂叫一声，向前猛地一扑，也趴下不动了。说时迟，那时快，龙得海这一招“獒口夺棒”与“戳穿狗臀”连在一起，夺棒、杀獒只在眨眼之间，引得在场的丐帮兄弟大声喝彩，大凡丐帮中人，对祖师洪七公和他的女弟子黄蓉的故事都非常熟悉，当年黄蓉在丐帮大会中，就是以一招“獒口夺棒”制服了假冒的帮主杨康，夺得丐帮女帮主职位的。但是，他们虽

把当年黄蓉的威风传得神乎其神，却始终没有机会见识这“葵口夺棒”的神功。如今亲见龙得海使将出来，怎能不佩服这“打狗棒法”的奇妙。

站在高坡上指挥葵犬作战的洛桑，此刻也看出来了。下边的化子上百，若在平时，是斗不过他这群训练有素的雪葵的。今天之所以连连失败，毛病就出在“打狗棒法”乃是葵犬的克星上。而更可怕的，是这位棒法精熟的年青人！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闪过：嗯，看此人的相貌、年龄、武艺、身法，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丐帮新秀龙得海吗？嗯，象，很象。肯定是他！这小子功夫如此绝妙，果然是名不虚传。此人不除，后患无穷。想到此，他突然发出一声口令，下面正在胡冲乱闯的雪葵，都突然掉转身子，在几条纯种葵犬的率领下，全部扑向了龙得海。

龙得海今日随众上山大闹黛螺顶，本来已做好了“打狗”的准备。可是，他没想到这雪山白葵竟然能训练到听从口令，任意指挥的程度，更没想到它们不但能单战、群攻，而且还善于偷袭。如玉姑娘与得海之间，那是什么样的感情啊。自从如玉被咬伤，打狗棒被夺走的时候起，得海已经杀红了眼睛。此刻，他见众犬齐集而来，围攻他一人，更是怒火中烧，神情激愤。他大喊一声：“来得好！”一个俯身下蹲，使出“棒打群狗”的招数来，而且一招多变，打得扑在前边的几条雪葵嗷嗷叫着向后退去。乘此机会，得海一个“旱地拔葱”，纵身跃起一丈多高，躲过了背后冲来的葵犬。在空中打了个旋身，落在群葵围攻的圈外。也就在这一纵一翻之际，他腾出手来，解下腰间盘绕着的铁链。手腕一抖，“血滴子”倏然飞了出去。他脚刚落地，手一扯，一